

小連漪的光華

蔣經國與章亞若之戀

(上)

● 周谷 (美國華府中國現代史研究所主任)

接連讀完李甲孚教授寫的蔣經國新傳之四「生死兩茫茫」上、中、下三篇，把五十年前蔣經國、章亞若之戀的一段往事，傳播開來，承蒙李教授一再提到我前幾年在中外雜誌發表的「章亞若生死恨」，海外許多的朋友說李甲孚教授收集到的資料非常豐富，台灣的、大陸的都有，只是他下筆寫得太保留了，以致看不出這件戀史的完整真相，要我作一個客觀公正的報導，函電交馳，為答謝讀者的詢問，謹撰「小連漪的光華——蔣經國與章亞若之戀」恭請讀者指教。

音符瘖啞仍然動人

故總統蔣經國在青年時期的愛情二重奏，在他辭世後逐漸傳開了，雖因時間久遠，音符瘖啞，但還是動人心弦的。

「自古名士皆風流」，蔣經國青年時英姿煥發，活力充沛，彈上一兩次愛情小插曲何足為奇？不過國人一向保守，對於廟堂人物另有懷抱，琵琶別彈，把它看成有損「令德」。近代雖看得

淡些，仍認為是一大瑕疵。所以蔣經國的愛情故事，知道者無不為之守口如瓶，代為保密。直到他不幸故世，涉及他「婚外情」所生雙胞胎兒子哭靈守制問題，加之新聞記者挖底尋根，真相終於大白。但若干情節由於當事人皆已物故，已無法證實了，而經歷過的旁觀者又言人人殊，使這段愛情仍留下若干不可解的啞謎。

這件事情事在蔣經國生前已有傳聞，只是他的兩位孿生子章孝嚴與章孝慈在政壇及學術界皆卓然有成，否認與經國先生的關係，並舉其自幼窮困為證，使這項傳聞半信半疑。尤其章孝嚴在外交部任司長時，有次與某報記者閒談，率直否認蔣經國是他的父親，並稱「我才沒有這樣的父親」，益使人相信此事子虛烏有。

事實終歸是事實，在蔣經國故世，真相揭開以後，章氏兄弟不得不承認這段血緣關係。再回溯章孝嚴說過的話，無非因較少受到照顧，心有不滿的一句怨言罷了。

名士風流淑女多情

蔣經國與章孝嚴、孝慈的母親章亞若，究竟

是如何認識？如何戀愛？如何同居？以及章女士之死，李文都沒有完整的真相報導，只有舊時旁觀者片語隻字、連綴起不完整的故事。然而正由於其具有玄疑性、內幕性，更引起探索者的興趣。

最確實的一點，是他們的愛苗滋生於蔣經國在贛南任職時期，至於何時發生則有不同的說法，譬如：

「民國二十九年經國先生在報紙上登了一則啟事，要招聘一位家庭女教師，章亞若應聘，這是蔣章相識之由來。往後又被選送到贛州青年團訓練班，與王昇將軍是同班同學，結業後又在贛州專員公署做事。

「她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佼佼者，蔣經國先生為了在事業上有所倚畀，需要一位左右手，遂與她熱戀起來，進而結合。」（見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十三日自由時報）。

「章亞若在贛州專員公署的工作分兩個階段，民國廿八年初春至年尾，主掌文書，二十九年六月，她加入三青團受訓，結訓後返回公署，正式擔任專員助理秘書」。

「蔣、章兩人間的戀情，有人推斷在這段時間攀至高峯的。不過，兩人相互吸引，很可能在民國二十八年亞若進專員公署上班不久，就慢慢開始了」。

相愛很深也很痛苦

「亞若的初中同學，後來又在三青團期間與她鄰床的桂輝女士表示，那一年看亞若入幹訓班，並由大隊長及專員公署辦公室人員陪同前來報到，就隱約的感覺不一樣（見周玉蕊文）。

又據日人小谷豪治郎所著「蔣經國先生傳」中指出：任職贛南專員公署的章亞若，因熱心參與戰時救護工作，曾受經國先生表揚，並在參加幹部訓練後，成為經國先生的秘書，經常隨同經國先生巡視地方政情，進而發生愛情。

小谷豪治郎並稱：從經國先生把他在俄國所寫的日記送給章亞若，可以窺知經國先生如何愛她。

由以上的記載，可確定蔣、章之間的愛情，發生在民國二十八年下半年及二十九年間，而且相愛甚深。而蔣經國是有婦之夫，家庭背景特殊，無法安頓章亞若，所以也愛得十分痛苦。

蔣經國少小留俄，後來又被史大林扣作人質，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備嘗艱辛，多虧一位美貌多情的俄國少女勞娜噓寒問暖，遂於民國二十四年結成夫婦，二十六年相偕回國。初戀時的愛情難免變淡，此時適巧碰到秀雅端麗的章亞若，又同是炎黃子孫，自然見異思遷，移情別戀。

小說家徐訏說過一句話：「男人的愛情恆久

而不專一，女人的愛情專一而不恆久」。他並詮釋男人可同時愛上好幾個女人，長期不變。而女人則在同一時間內只愛一個男人。用此觀點看蔣經國的「愛情二重奏」，實在是平常不過了。章亞若是個什麼樣的女人？值得蔣經國為之神魂顛倒，刻骨銘心。蔣氏的長期部屬，受過他刻意栽培過的王昇、蕭昌樂、許素玉等人指章亞若聰慧活潑，皮膚白皙，端麗秀雅，工作非常積極，待人和藹可親。另有些人亦曾追隨過蔣氏，唯在其識技中有遺珠之憾者，則說得十分刺耳，指章亞若個性浪漫，過於開放，少數人曾為文載於「黃色」刊物，極盡挖苦之能事。對於一位亡故多年的人物，如此渲染，有失厚道，雖發抒了胸中悶氣，黃色刊物也大賺一筆，卻為人不齒。

實際上章亞若出身江西南昌的書香世家，老家為南昌附近的新建縣，該地今日尚有不少章女士親朋故舊及後輩子姪。章亞若之父名章貢濤，母名周錦華，兩人幼年唸私塾時即為青梅竹馬，兩家又是世家，遂結連理。

鼎革以前，章貢濤曾舉鄉試、縣試、省試第一名，有「小三元」的雅號。滿清覆滅後，他又負笈北平就讀北京政法大學，畢業後返回南昌，執業律師。

章貢濤雖習法律，但雅好詩詞歌賦，精於書法。生育兩男五女，亞若行三，章家雖不免重男輕女，但章貢濤教育子女一視同仁，悉心調教，皆具國學基礎，亞若自幼更有七步能詩的說法。

可惜章貢濤、周錦華兩人中年後失和，章貢濤娶妾曹筱玉，長住廬山。南昌家中由周錦華主

持一切。後來代撫亞若遺孤，隨軍播遷，顛沛萬里，含辛茹苦，備極艱難。孝嚴、孝慈能有今天，全是外婆之功，所以章老太太在孝嚴、孝慈兩人心目中的地位，無人能比。亞若上有兩姐，所以她的降世不受歡迎，但其父不太在意，依照其姐懋蘭、懋桃之順序取名為懋李，比喻桃李爭艷，並紀念她春季出世。後來她又添了兩弟兩妹，大弟懋萱，二弟懋宿，四妹懋梅，五妹幽蘭。抗戰開始，懋李改名亞若，其弟妹依她名中的「若」字，分別改為浩若（大弟）、潮若（二弟）、威若（四妹），後由其父決定保留梅字，以亞梅行世。

亞若皮膚白皙，乖巧伶俐，頗受父母鍾愛，自幼跟在父親身邊，唸詩辭，習書法，故而雖僅初中畢業，但字跡娟秀，文字流暢，所以後來能任職贛州專員公署。

民國十七年，亞若自南昌葆靈女中畢業，年僅十五歲，在父母安排下，與遠房表哥唐英剛結婚，親上加親。英剛身材頎長，沉默寡言，溫文爾雅，頗有書生氣質，因父親早逝，與母弟三人相依為命。可惜在與亞若婚後八年竟自盡去世，留下高堂老母，貌美的妻子及兩個失怙幼兒「大衍」、「細衍」，成長期取名唐遠波、唐遠輝，遠輝前些年前病逝，遠波尚在江西。

唐英剛的死因，傳說紛紜，有人說他與亞若個性不合，難以為繼。有人說他看不慣妻子活潑好動，善解人意，明麗的外表經常吸引異性注意。有人說他吸食鴉片過量而死。

孀居後的亞若，已由章蕊少女蛻變為韻致成

熟的少婦，而且由三從四德依附丈夫之中重回自我，乃自行返回娘家，兩兒交婆母撫養，但生活費用皆由亞若張羅。由於娘家頗有資財，亞若開始打扮自己，她燙起鬚髮，穿上新款流行服裝，足登高跟鞋，這在當時保守的古城南昌頗為新潮。她外出做事，在南昌高等法院上班，開始自食其力。並廣交朋友，增長見聞。

驚心動魄譜生死戀

抗戰軍興，中原板蕩，南昌亦遭敵騎蹂躪，亞若隨家人逃難至贛州，不意於此譜上一曲驚心動魄的生死戀。

由於雅好修飾，亞若在贛州也是鶴立雞羣，經常薄施脂粉，一襲花式旗袍，纖體合度，更襯托出她的優雅身材與亮麗的外表。

傳言中，有男士為她神魂顛倒，揚言自殺，還有軍中師長級的將領郭伯禮要強娶她過門，納為姬妾，種種傳言均與她秀麗的外型有關，加之嬌居身分，自是「寡婦門前是非多」了。

真正使亞若傾心的還是少年英武，混身活力的蔣經國。不過他們的愛情自何時開始，無人真正知曉，只有揣測與傳言。

蔣經國於民國二十六年自蘇聯回國，二十八年被其父蔣介石委員長派至江西歷練，他初任新兵督練處長，後來改任贛南行政督察專員。

蔣章的結識傳說不一，有人說是蔣經國登報徵求家庭教師，亞若前往應徵而相互認識。有人說是蔣經國副手新兵督練處副處長吳驥介紹亞若至專員公署工作，繼而接近蔣專員。而迄今健在

現居長沙的前專署主任秘書徐君虎則說亞若寫信自荐，信由蔣經國交給徐君虎，囑令約見。由於亞若信中痛陳遭人強納為妾，指的是郭伯禮，在郭家遭元配逼迫而離開，一字一淚，令人同情。當時徐君虎認為她的工作歷練有限，同時專員公署內也無適當職位。而蔣經國卻說可派她到圖書館整理資料，徐君虎立即照辦。據現在台北不願透露姓名的某一退職中央民意代表回憶對章亞若的印象是鬚髮，穿花旗袍與高跟鞋，比一般婦女打扮較時髦，至於外貌只能說「清秀」，談不上艷麗風騷。

海外一些報刊指當時蔣經國驚艷，兩人一見鍾情，完全與事實不符。又說某人為自己的政治前途，專意為蔣、章拉線，全是無稽之談，兩人的戀情是逐漸自然發展而成。

章亞若喜獲專員公署職位後，工作勤奮，績效卓著，則為當時同事異口同聲公認的事實。她的字跡清晰，文筆流暢，擅長整理會議紀錄，不久即受到專員蔣經國的賞識。

蔣經國在贛南最為人稱道的是他每週一次聽取民怨，公開接見民眾，接見細節即由章亞若安排。每次她都陪在會客室，指導民眾向他們心目中的「蔣青天」蔣專員傾訴，並作紀錄整理，解釋說明，章亞若是蔣專員工作上得力的助手。

當時贛州常遭空襲，每次日機來炸，都是滿目瘡痍，死傷枕藉。專員公署組織了一個救護隊，章亞若也脫掉旗袍，換上男性化的工作服，義務加入搶救傷患，經常弄得灰頭土臉，滿身是血，但她毫不在乎，努力工作，博得蔣專員讚賞，

曾在例行集會上公開表揚。蔣、章間的戀情，據推斷就是在這段時間昇華沸騰的。章亞若的初中同學，又在贛州赤珠嶺三民主義青年團受訓時鄰床的桂輝女士說，亞若插班幹訓班時，由大隊長及專員公署官員陪同前來報到，就使人感覺「不一樣」。在受訓期間某日黃昏，亞若失魂落魄的含淚向她表示，擔心自己記載愛慕蔣專員的信件及日記遭同學偷閱，可能傳揚開來，惹上麻煩。至此桂輝始確知蔣章之間的感情。作為一個受訓的學員，亞若跟其他男女同學一樣，穿著土布軍裝，上課或參加活動，都非常用心。沒多久，即跟大家打成一片。當時在班上的王昇、蕭昌樂、許素玉、王蘊、倪豪等，跟她都是談得來的朋友，經常在一起談天說地，王、蕭兩人後來在臺曾受到蔣經國的重用，王昇更直認是蔣的嫡傳弟子，忠心追隨，從無二心。不過他們當時並不知道這段戀史，直到亞若待產，始明底蘊。幹訓班畢業後，亞若回專員公署上班，同班的王、蕭等也在該署，兩人的職稱是「視察」，二十餘歲的他們，經常足登草鞋隨蔣氏巡察，足跡踏遍贛南山區。在深入農村時，亞若也時常陪同蔣專員視察，類似隨行秘書，替他打點生活瑣事，還兼作「記者」工作，由於她觀察細密，觸覺敏銳，把專員關心民瘼，建設地方的行動，記載得詳細細細，撰文發表在專署自辦的正氣中華報上，很受到蔣經國的重視。可是接近蔣經國的人士，卻否認有女性隨行。指稱外地巡視，需要爬山越嶺，纖弱的章亞若根本力不勝任。不過據蕭昌樂回憶，似乎確有其事。蔣經國在贛南的另一領導風格，

就是探訪部屬家庭，他的夫人方良及兒女孝章、孝文，經常在大街上走來走去，跟普通老百姓一樣。章亞若的家裏自然也是蔣專員常至的地方，每次來都恭敬的對章母喊聲伯母。由蔣氏與亞若的眼神動作，章母對這段戀情已了然於胸，雖不贊成，但看到寡居的女兒精神愉快，也就無由置喙了。

死因離奇事涉敏感

亞若也時常前往蔣家，幫助照料幼小的孝章、孝文，還認真地教方良女士唱京戲，她擅唱的「蘇三起解」，據說就是亞若教導的。

蔣、章的濃情蜜意，大約是在亞若幹訓班畢業後開始的，由於兩人的行動極為隱密，所以知道的人不多。不過亞若對自己的處境卻極為在意，兩人想必暗中多次討論。蔣經國曾欲帶亞若晉見生母毛太夫人後，公開兩人的關係，不幸蔣母於民國卅一年被日人軍機炸死，使蔣氏極為悲痛，公開關係即因而擱置。

據說，蔣氏的婚外情曾使方良女士一度離家出走，由贛州花園塘家中遷出，搬到東部虎崗兒童福利院住了一兩個月，以示抗議。該院係專員公署所辦，專門收容孤兒及棄嬰。

但據接近蔣經國家庭人士判斷，當時蔣方良對這段情根本毫無所知，直到亞若去世，遷回重慶，又輾轉來台，才隱約聽說學生兒子的存在。

蔣、章恩愛一直秘密持續了一年多，直到民國卅年秋天，亞若懷孕，蔣經國送亞若赴桂林待產，才正式分開。

臨赴桂林前，蔣經國在贛州市區張萬順飯店裡為亞若送行，陪同吃飯的都是亞若的同窗好友，包括王昇、倪豪、專員公署的周姓同事和桂昌宗，還有昌宗的妹妹原名桂昌德的桂輝，其中只有桂輝曉得個中隱情。席間蔣經國神情怡然，章亞若笑意盎然，兩人聯席勸酒備菜，十分殷勤，使各人非常驚訝。

據曾任巴拉圭大使的王昇將軍回憶，他是事後才知道亞若赴桂林待產。那時青幹班同學為聯絡情誼，每隔一段時間印發一次通訊錄，章亞若的名下都註記着「赴桂林養病」。

亞若的四妹亞梅，後來應三姊之請，亦到桂林照顧亞若。據她表示，當年蔣經國曾允要對三姊的未來，作妥善的安排。他們戀愛期間，蔣氏曾將他的留俄日記交給亞若代為整理，該日記載有許多他早年的想法和生活秘密，向不輕易示人，可見他對她之重視。

亞若於饒別宴後，由桂輝陪同自贛州經湖南溜陽，轉四川重慶，再循水路抵達桂林。

抵桂林後，亞若深居簡出，隱姓埋名，平日接觸只有受蔣經國之託，照顧亞若生活的廣西省政府一位高級官員及少數知交，再則有賃居麗獅路的住宅房東。平時這些人都以「蔣太太」呼之，但蔣太太的丈夫是誰，外人都不知道。

亞若在桂林住了一段時間，產下一對雙胞胎男兒，不料產後月餘，突在一次赴宴後重病，送醫僅一夕即告暴卒，留下兩個襁褓幼兒。死因離奇，而且又事涉敏感，究竟因何而死？迄今不明，綜合各地報章雜誌報導，可確定的並非死

於自然。

亞若生死之謎，台北自由時報（七九、四、十三）的報導是這樣寫的：

「民國卅一年亞若懷孕，大腹便便，經國先生要陪伴亞若去桂林待產。」

「抵桂林之後，住在麗獅上路，未久產下不足月的麗、獅兄弟，乃以住址路名，各拆一字作為乳名，麗兒即孝嚴、獅兒即孝慈。經國先生當時每月都要來桂林探望他的妻子亞若，對麗兒、獅兒非常寵愛，到家時，總是一手抱麗兒一手抱獅兒。對章亞若的關愛，更是份外親切。有一次蔣經國並親自帶了床淺灰色絲棉被贈給章亞若。蔣經國告訴亞若，日軍轟炸奉化，母親毛太夫人慘遭不幸，蔣經國趕返奔喪，居室雜物均毀，只剩下這床絲棉被遺物，也是毛太夫人生前最心愛的。蔣經國並叮囑章亞若，等孩子長大，務必告訴他們，這是祖母唯一遺物，應視為傳家至寶。桂輝並表示：「經國先生本性敦厚，事母至孝，每逢忌日，常鋪開這床絲棉被，一再審視，凝思默念，以懷慈母。」

「偏偏有天，章亞若客居宅遭竊，內中便有這床絲棉被，章亞若焦急萬分，托廣西民政廳長邱昌渭追尋，幾天之後，居然物歸原主。此後，邱廳長特別在住宅設了一個崗位，予以保護。」

「亞若解懷後，約四至五個月，忽患腹瀉，由當時的廣西省民政廳長邱昌渭派車送往省立醫院治療，伴隨前往就診的，當時祇有桂輝一人。桂的胞兄桂昌宗聞訊也趕來醫院探視，經醫生給打針後，一個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疾病，卻病情突

惡化。

「章亞若在彌留之際，她已料到是遭人毒手，要桂輝趕快拿紙筆記下遺囑，並要其將遺囑和遺物親自交「慧風」（蔣經國）兄，並託附桂輝待麗、獅兩兒成長後，一定要把她的情況轉告。章亞若的署名為「慧雲」，這是章蔣所訂的親密情名。

「蔣經國先生得此噩耗即派其好友王制剛先生趕赴桂林協助處理善後事宜。帶來了一封親筆信是給桂輝與章亞梅（亞若胞妹）的。亞若遺體安葬於桂林郊區。此後桂輝與亞梅親自將麗、獅兄弟送往江西萬安外祖母章太夫人處由她老人家撫養。

「桂輝說：當經國先生看到遺囑，登時面色悽然，雙手顫抖，悲戚凝噎，眼淚沿面頰而下，久久不發一語，忽仰天長嘆，欲言又止。「一九四八年孝嚴、孝慈由章老夫人率領跟王昇一家同

車，從桂輝家出發。

「不久，南昌又在風聲鶴唳中，外婆又攜兩個小外孫，經廈門，而至台灣新竹安居。

聯合報的名記者周玉蕙在「蔣經國與章亞若」一文中，對亞若死亡之謎，更旁徵博引，訪問當時的有關人物，作成以下的報導：

「亞若內心對於孩子的名分問題卻也日益焦急，無法按捺。她開始趁蔣經國來桂林的時候，用柔情與淚水催促他早日將兩人關係合法化。另一方面，她也開始請家庭教師苦學英文，似已打定主意，一旦無法解決母子三人的地位問題，就要遠走異邦。

「事實上，這個時候蔣經國的從政之路分外坎坷，正面臨著許多障礙。

「有不滿意蔣經國在贛南強悍作風者，向他的父親告狀，指稱這位「太子」在奉行蘇聯學來的社會主義領導方式。為了平息各方非議，並進

一步鍛鍊兒子的能力，蔣中正已打算把蔣經國調

離贛南；蔣經國也開始將工作重心放在戰時的陪都重慶。這一切，再加上對亞若母子的牽掛，蔣經國所承受的，無疑是極大的壓力。他未嘗沒有在為亞若母子合法的身分努力，但是時機顯然並不恰當，就在這種複雜的情形下，民國三十一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正在贛州為公務繁忙的蔣經國，如晴天霹靂般接到桂林打來亞若突然病故的電報。

哀傷逾恆的蔣經國以一封寫給亞梅與桂輝的專函，表達了他心中的哀痛。這封信，他交由前一年護送亞若赴桂林的親信王制剛，兼程在亞若去世的當天夜裡送抵桂林。

「章亞梅和桂輝都清楚地記得，蔣經國以：悲哉，痛哉！做爲這封充滿傷痛的信件開頭。亞梅和桂輝兩人聽著聽著，淚流滿襟，爲亞若毫無預兆的猝死感到茫然不解和悲哀。（下期續完）

聖文少年行全一冊

曹志源教授 著

定價新臺幣一五〇元

本書爲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曾獲台北市政府聘請學者作家評審推荐爲激勵上進啓發愛國情操有益身心的良好讀物。作者以優美文藝筆調，對多年來社會動亂，國家災難，戰時年幼從軍，軍中生活趣事，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要目有：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附錄：金沙坡之憶、祖國的召喚、世界粗話大觀、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老少各界咸宜。三十三開本。二百五十頁，十餘萬言，現已出版歡迎購閱，定價新臺幣一五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